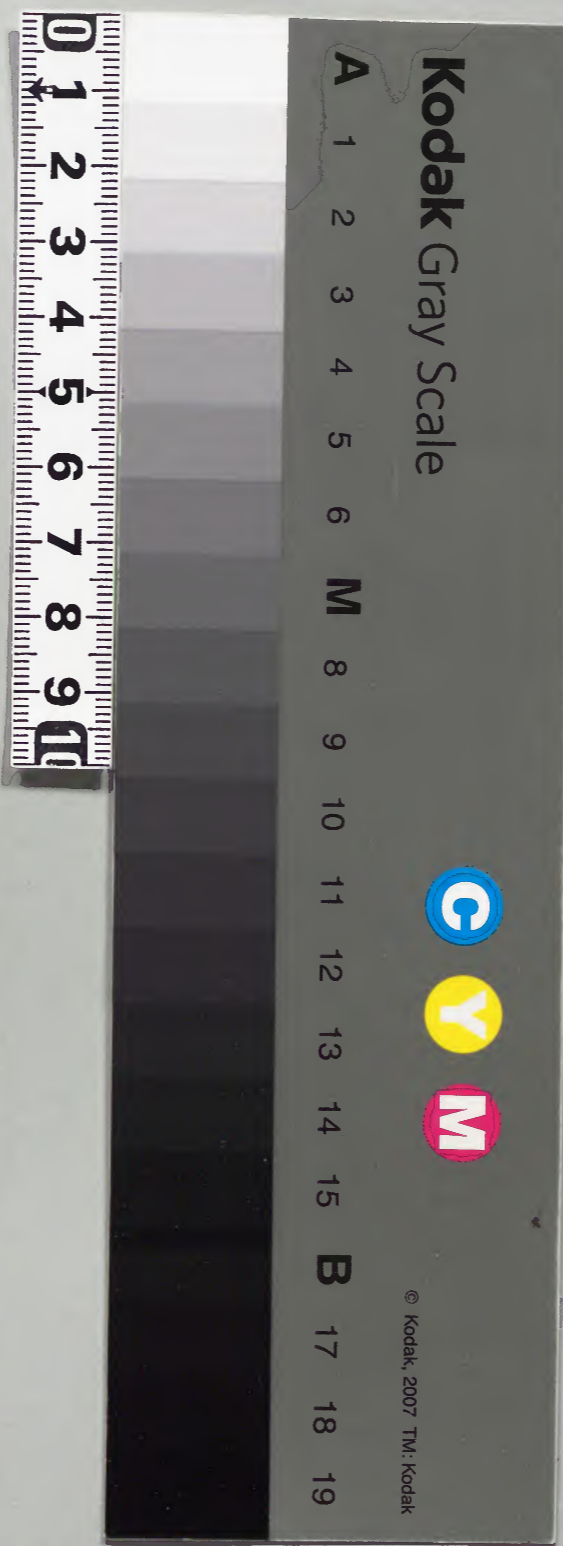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二	一	三	四
八	〇	五	〇
函	架	冊	六

內閣文庫			
三	〇	七	〇
函	架	冊	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05
冊數	6 (56)	
函號	307	212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四

廬陵

羅

大經

景綸

丙集

蔡攸辭酒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頻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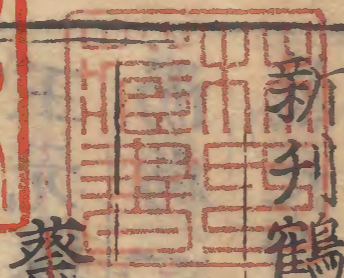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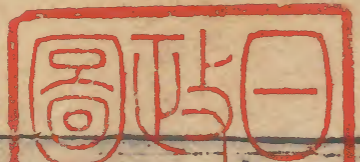
不任杯杓將至顛路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

司馬光也由是言之則上之尊光而薄攸至矣然

光已死不免削奪而攸迄被眷寵是可嘆也

酒有和勁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



物論揚誠齋退休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
椒花兩甞曰余愛椒花兩甚於金盤露蓋有為
也余嘗謂與其一於和勁孰若和勁兩忘頃在太
學時同舍以思堂春合潤州北府兵尉以慶遠堂
合嚴州瀟泗泉飲之甚佳余曰不剛不柔可以觀
德矣非寬非猛可以觀政矣厥後官于容南太守
王元邃以白酒之和者紅酒之勁者手自劑量合
而為一殺以白灰一圭刀風味頗奇索余作詩余
為長句云小槽真珠太森嚴立尉王友專甘醇兩

家風味欠商略偏剛偏柔俱可伶使君袖有轉物
手鸚鵡杓中平等分更憑石髓媒灼之混融併作
一家春李良不用笑伯高張竦何必譏陳連時中
便是尼父聖孤竹柳下成一入平雖有智難獨任
勃也未可嫌少文黃龍兩魏斐兼用姚宋相濟成
開元試將此酒反觀我胸中問學當日新更將此
酒達觀國宇宙皆可歸經綸書生觸處便饒舌以
一貫萬如斲輪使君聞此却絕倒罰以大白眠金

尊樽

物產不常

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詩曰標有梅其實七兮
又曰約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曰梅柵也陸璣曰
似杏而實酸蓋但取其實與材而已未嘗及其花
也至六朝詩乃略有詠之者及唐而吟詠滋多至
宋朝則詩與歌詞連篇累牘推為群芳之首至根
離騷集衆香草而不應遺梅余觀三百五篇如桃
李芍藥棠棣蘭之類無不歌詠如梅之清香玉也
負出桃李之上豈獨取其材與實而遺其花哉或

者古之梅花其色香之奇未必如後世亦未可知
也蓋天地之氣騰降變易不常其所而物亦隨之
故或昔有而今無或昔無而今有或昔庸九而今
瑰異或昔瑰異而今庸九要皆難以一定言且如
古人之祭燻蕭酌鬱鬯取其香也而今之蕭與鬱
金何嘗有香蓋離騷已指蕭艾為惡草矣又如牡
丹自唐以前未有聞至武石時樵夫探山乃得之
國色天香高掩群花於是舒元與為之賦李太白
為之詩固已奇矣至宋朝紫黃丹白標自尤盛至

於近時則翻騰百種愈出愈奇又如荔支明皇時
所謂一騎紅塵妃子笑者謂瀘戎產也故杜子美
有憶向瀘戎摘荔支之句是時閩品絕未有聞至
今則閩品奇妙香味皆可僕視瀘戎蔡君謨作譜
爲品已多而自後奇名異品又有出於君謨作譜
之外者他如本犀山馨素馨茉莉其香之清婉皆
不出蘭芷下而自唐以前墨客繁人曾未有一語
及之者何也游成之曰一氣埏埴孰測端倪鳥知
古所無者今不孰出而昔常見者後不變滅哉人

生源更即以耳目之常者拘議造物亦已陋矣余
聞秦中不產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鉅竹頭由是
言之古固產竹矣晉葛洪欲問丹砂求爲勾漏令
勾漏縣隸容州余嘗爲法曹親至其地求所謂丹
砂者顆粒不可得豈非昔有而今無哉蓋非特物
然也巴邛閩嶠夙號荒陋而漢唐以來漸產人才
至和朝益盛古稱山西出將山東出相又曰汝穎
多奇士燕趙多佳人其說拘矣

以德報怨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佛經載釋迦佛在山中修行歌利王入山獵獸問佛獸何在佛不忍傷生不應歌利王怒截落佛左手又問不應又截落右手佛是時即發願曰我若成佛先度此人無令枉害衆生其後成佛即先度之十大弟子中陳情如尊者是也余謂釋迦佛好一箇闊大肚腸好一箇慈愍心性人能將此段公案降伏其心則省得冤之相報沙界衆生悉成佛矣何至于戈斧鉞如林而起哉然以儒教

論之乃是以德報怨非以直報怨也夫以德報怨可論慈悲廣大孤高卓絕過人萬之矣然夫子不取者謂其不可通行於世也吾儒之道必欲其可通行故曰中庸又曰近人情

中興講和

宋紹興辛巳命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詞云惟天惟祖宗統其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星臨於昴分定成泚水之勳闔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洪容齋筆也車駕次平

江亮授首遂班師次年壬午內禪孝宗即位銳意
規恢起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德壽
宮特康仲賢使亮回高宗問曾見仲賢否對曰已
見之又問鄰父謂如何莫便議和否對曰臣嘗謂
金人必衰敗國家必隆興上曰何如對曰太上皇
帝仁孝之德上格于天又傳位聖子雖古唐虞無
以過而金人不道篡奪相仍無復君臣父子不知
天心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有以知其然也上曰
極是今日金人誠衰乎對曰自亮送死之後士馬

物故甚衆諸國背叛人心怨離金誠衰矣上曰自
亮死非特金人衰弱吾國亦未免力弱但仲賢等
既回何以應之對曰臣父職在邊隅戰守是謹此
事看廟堂如何議但願審度而徐應之無貽後悔
上曰只是說與卿父今日國家須更量度民力國
力早收拾取聞契丹與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他日
自可收下莊子刺席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恤民
治軍待時而動可也高宗遷於變故意不欲戰且
聞金人議欲尊我爲兄故頗喜之孝宗初年規恢

之志甚銳而卒不得逞者非特當時謀臣猛將凋
喪略盡財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壽聖志主於
安靜不思遠也厥後蓄積稍羨又嘗有意用兵祭
酒芮國器奏曰陛下只是被數文腥錢子作何不
試打算了得幾番犒賞上曰朕未知計也待打算
報卿後打算只了得十三番犒賞於是用兵之意
又寢乃知南壯分合自有定數雖英明之主不能
強也

志士死飢寒

元次山避水于高原餓糧不繼遂餓而死陳后山
為館職當待祠郊立非重裘不能禦寒后山止有
其一其內子與趙挺之之內親姊妹也乃為趙假
一裘以衣之后山問所從來內以實告后山曰汝
豈不知我不著他衣裳耶却去之止衣一裘竟感
寒疾而死嗚呼二子可謂志士不忘在溝壑者矣
充一子之才識德望曳絲乘車食養賢之拮其誰
曰不宣然志節清亮寧甘於餓死凍死而不肯少
枉其道少失其身此所以皜皜乎不可尚也陸龜

蒙把菊賦曰我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亦略有
二子風味楊子雲曰古者高饑顯下祿隱揚誠齋
曰李杜飢寒能幾日却教富貴不論年

釋儒罪人

楞嚴經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由
是言之今之釋子大半是釋迦佛之罪人文中子
曰通也受夫子罔極之恩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
事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
聞也由是言之今儒者大半是吾夫子之罪人

氣之先見

歲將饑小民餐必倍多倍諺謂之作荒此天地之
氣先饑也和開禧兵興之先江西草木秋冬生花
有山巖而生梔子花桃樹而生李實者村落鐵釜
生金花或神佛像此天地之氣先亂也馮此山為
余言謂其家尊厚齋之說

山靜日長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
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

容

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
煮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
公書及陶杜詩韓蘄文數篇從_○步山徑撫松竹
與麝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
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筆廠供麥飯欣然
一飽弄筆窓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
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
再烹茗茗一盃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間桑麻
說杭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飽歸而

鳥

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
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之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
于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
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袞之馬頭
塵勿之駒隙影耳鳥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
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
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日本國僧

余少年時於鐘陸邂逅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言

鶴林卷四

離其國已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
不舍晝夜每有遺忘則叩頭佛前祈佛陰相是時
已記藏經一半矣夷狄之人異教之徒其立志堅
苦不退轉至於如此朱文公云今世學者讀書學
行數墨備禮應數六經語孟不曾全記得三五板
如此而望有成亦已難矣其視此僧殆有愧色僧
言其國稱其國主曰天人國王安撫曰牧隊通判
曰在國司秀才曰鍛羅龍僧曰黃榜硯曰松蘓利
必筆曰分直墨曰蘓弥頭曰如是羅手曰提眼曰

媚口曰窟底耳曰彈之面曰皮部心曰母兒脚曰
又兒兩曰下米風曰客安之鹽曰洗和酒曰沙嬉

杜陵論孔明

史言蜀諸賢凋喪孔明身當軍國之務罰二十以
上皆親之以勞瘁致斃此真兒童之論也夫孔明
不死則漢業可復禮樂可興孔明死則為五湖亂
華為六朝幅裂其所關係大矣中營隕星之變天
意蓋可知矣豈因罰二十以上皆親之而致斃乎
且孔明死持年纔四十四初非癯老不任勞苦之

持况以孔明之明達豈不能量事之小大身之勞逸而顧弊精神於瑣々以自殞其軀乎此決無之理也杜少陵知之故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麾若定失蕭曹福移漢祚難恢復志缺身殲軍務勞言孔明之死乃漢福已移漢祚已終大數不可支持耳志缺身殲豈因軍務之勞乎蓋不然史臣之說也

龍洲詩聯

龍洲劉攽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二箇好喜

歡

觀緣真西山喜誦之或曰退一步行可也至於道三箇好乃隨俗徇情耳何足言乎余曰古人直道而行理之所在驀直行將去仕止久速莫不皆然烏有所謂退一步者自後世貪勞競進爭一階半級至於殺人於是始以退一步行為安樂法矣古人是則曰是非則曰非明白正直曾何回護自後世惡直好佞以直言買禍者比之皆是於是始以道三箇好為喜歡緣矣此度衰世之法也蓋萬事備好不特司馬德操為然而吾夫子固有危行言

孫之說矣。好盡言以超人之過。此國武子所以見殺也。可不戒哉。

圓覺

裴休圓覺經序云。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九夫也。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具足圓覺而住持圓覺者。如來也。蓋言九夫日用飲食而不知菩薩也。精思勉行而未至如來備道全美而無虧耳。近時禪家又作一轉語曰。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豈九夫哉。正是如來境界也。此意又高。蓋此

有二意。文王不識知順帝則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此一意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夫子至未能又一意也。蓋必如是然後周萬有而不勞。歷萬變而不息。儒者之事也。佛者之教。其等級次第皆與吾儒同。特其端異耳。故曰異端。

淳熙盛事

宋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壽。光宗在青宮。寧宗在平陽。即四世本支之盛。且古未有楊誠齋時。為官僚。賀光宗誕辰詩云。祖堯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更。

一家讀者服其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
三世揔丁年。蓋高宗生於丁亥。孝宗生於丁未。光
宗生於丁卯也。丁年字出李陵書。借用亦佳。

張子房

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
故早年頗似荆軻。晚歲頗似魯仲連。得老氏不敢
爲天下先之術。不代大匠斲。故不傷手。善於打乖。
荆公詩云。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
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

之幹旋。未嘗自我發端。故消弭事變。全不費力。朱
文公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爲韓
報秦。攬撥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
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肯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
自處閑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做。後來誅穆功臣
時。更討他不著。邵康節之學。亦與子房相似。康節
本是要出來有爲。三人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
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拽身退。如擊壤集
中。以道觀道。筆語是物各付物之意。蓋自家都不

犯手又九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披是也

東西

世之言仙者曰蓬萊言佛者曰天竺蓬萊東洲天竺西也抱朴子曰自齊州至日出之所號曰太平地而佛經亦謂西方為極樂世界太平極樂猶稱於東西何也自古戰爭惟曰南北而罕曰東西惟漢高皇與項羽宇文泰與高歡是東西相距然不過一二十年耳

誠齋夫人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厨躬作粥一金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為此言必不能為吾矣東山守吳興夫人於郡圃種紵躬緝績以為衣持年蓋八十餘矣東山日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

疾既愈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
果致疾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
於銀衣止於綉綃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飢人之
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糞
土誠齋將漕江東有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
歸東山師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
采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東山病且死無
衣衾適廣西師帥趙季仁餓餓纈綃數端東山曰此賢
者之賜也衾材無憂矣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

入其門外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
法者所得多矣因命畫工圖之而去誠齋東山清
介絕俗固皆得之天資而婦道母儀所助亦已多
矣左傳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
主猶績乎其母歎曰曾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
之聞也吾語汝民勞則思之則善心生逸則滯
滯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滯也瘠土之民莫不
向義勞也是故王右親織玄紵公侯之夫人加以
絃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

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
獻功男女効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
修日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
官予懼穆伯之絕嗣也因是觀誠齋夫人乃知古
今未嘗無列女未嘗無賢母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四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五

廬陵羅大經景綸

讀書

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觀書子路有何必讀
書之說夫子存之至於學詩學易學禮與夫志在
春秋行在孝經之說拳拳為其子及門人言之晚
而歸曾刪定繫作其功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
聖人者舍書則何以哉然是時詞章之名未立科
舉之法未行士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撫世酬物

又次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蘧秦之刺服讀書股
專為揣摩游說之計固已陋矣然亦視書為有用
之具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後世之甚者也蓋至于
今士非堯舜文王周孔不談非語孟中庸大學不
觀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
而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
之俗不成士風月陋於一月人才歲衰於一歲而
學校之所講逢掖之所談幾有若屠兒之禮佛娼
家之讀禮者是可嘆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

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
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
子公明宜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宜子居
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宜見夫子
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宜說之學而未
能宜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宜說之學
而未能宜見夫子之居朝廷臨下而不毀傷宜說
之學而未能宜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子
石子公明宜之說今之學者誠不可以不知也

萬呂臣

趙萬呂臣奉已而不在民於是晉文無復憂色嗚呼自三代衰民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皆上下之間懷此一念有以致之豈獨一萬呂臣哉此無他古學不講不識一箇仁字而已宋朝大臣最是范文正公司馬溫公見得此箇字分明

蘓黃迂謫

蘓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由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

字也此章子厚駭謔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兩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魯直其不遍乎後子瞻北歸至毗陵而卒子由退老子類十餘年乃終魯直竟卒於宜

張林語

山東義士張林告淮閻曰土地歸本朝銅錢將安往此說儘是余欲添二句云人心歸本朝土地將安往

阿附

光禹之罪浮於王氏六臣之罪浮於朱溫人皆
王陵則呂氏不敢動矣人皆王陵則王氏不敢
動矣

猫犬

東坡云養猫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
蓄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蓄不吠之犬余謂不
捕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不吠猶可也不
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心欲盡擊去之非

捕鷄乎委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南中巖洞

桂林石山怪偉東南所無韓退之謂山如碧玉簪
柳子厚謂接地峭起林立四野黃魯直謂平地蒼
玉忽嵒峨近時劉叔治云環城五里皆奇石疑是
虛無海上山皆極其形容然此特言石山耳至於
暗洞之瑰怪尤不可具道相傳與九疑相通范石
湖嘗遊焉燭盡而及余嘗隨桂林伯趙李仁遊其
間列炬數百隨以鼓吹市人從之者以千計已而

入申而出入自曾公岳出于棲霞洞入若深夜出
乃白晝恍如隔宿異世季仁索余賦詩紀之其略
曰瑰奇恣搜討貝闕青瑤房方隘疑求甚俄敵如
華堂玉橋巧橫溪瓊戶正當牕仙佛肖彷彿鐘鼓
鏗擊撞鼻之左顧龜信之欲吹麗丹竈儼亡恙芝
田藹生香搏噬千怪聚絢爛五色光更無一塵滓
但覺六月涼玲瓏穿數路屈曲通三湘神鬼工刻
刻乾坤真混茫入如夜漆暗出乃日珠光隔世疑
恍惚異境難揣量然終不能盡形容也又嘗遊容

剌勾漏洞天四面石山圍繞中平野數里洞在平
地不煩登陟外略敞豁中一暗溪穿入因同北流
令結小椽棗燭坐其上命篙師撐入詰屈而行水
清無底兩岸石如虎豹猱攫森然欲搏行一里許
仰見一大星炯然細視乃石穿一孔透天光若星
也溪不可窮乃遍洞對面高崖上夏間望見荷葉
田之然峻絕不可到土人云或見荷花則歲必大
熟

傳公謀詞

宜春傳公謀詞云草之三間屋愛竹施透我翠紗
牕戶眼前都是翠雲堆一月山翁高卧連雲水村
清冷木落遠山開唯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家童
開門看有誰來客來一笑清話煮茗更傳杯有酒
只愁無客有客又愁無酒之熟且徘徊明日人間
事天自有安排此詞清甚末句尤達可歌也許及
之為分宜宰公謀作賀雨詩云獅子關前半篆煙
二龍飛下卓篙泉銀河掣電連宵雨綠野翻雲四
月天便覺春生花一縣會看秋熟米三錢何時卓

曹登黃閣都與寰區作者年及之擊節公謀尤工
作酸文掌作無遮榜語云紅旗渡口淒涼芳草夕
陽天白紙山頭慘淡落花寒食節甚工

冬狩行

自古夷狄交侵中國衰微必人主真有衰痛之誠
將師真有憤切之志然後可以言恢復杜陵冬狩
行曰草間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規警將
師也又曰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規
警人主也然人主者本也人主果有興衰撥亂之

志其誰敢不從故又曰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所以深規警人主也

舉事輕捷

大九舉事輕捷則易成繁重則難濟春秋時宋人殺趙使者趙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何其輕捷也漕淵之役冠準與真宗論親征上欲入準曰陛下不可入之則不出矣於是高瓊在殿下大呼逍遙子即擁以行亦何其捷疾舉事須如此乃能壓難成切

此却非倉卒所致須平時有備有謀規模定號令明然後臨事之時上下始能相應蓋亦不出易簡二字而已東坡云千鈞之牛制於三足之童子彈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大抵易簡則輕捷繁難則重滯

周文陸詩

朱文公於當世之文獨取周益公於當世之詩獨取陸放翁蓋二公詩文氣質渾厚故也

范雲

人之狂惑失其本心有大可笑者南史范雲初為
陳武帝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感寒疾
恐不獲預慶事召徐文伯諭視以實親之曰可便
得愈乎文伯曰欲便瘥甚易政恐二年後不得起
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况二年乎文伯乃以火
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裹以溫松
翌日有瘳雲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
夫老子曰身與名孰親况於榮貴外物有道之士
蓋視為塵垢批糠藉曰所見未超未能忘情則亦

必有此身乃可有此榮貴也今雲欲預九錫之慶
乃甘心促壽愈疾以從之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
傳豈不愚惑之甚哉且其言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夫輔人以篡奪而分其富貴是果何道哉末世之
士不知世間香臭至於如此亦可哀矣東坡云劉
聰聞為湏遮國王則不復畏死人之愛富貴有甚
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
有甘於一死者此固皆可笑矣然未若范雲可笑
之甚也

置青櫃

杜成已為相以為宰相日見賓客疲神妨務無益於事乃不復見客但設青櫃於府門有欲言利害者投之越旬日并櫃撤去有題一聯于府門者曰杜光範之門人將望而去矣撤暗投之櫃我日卷而懷之夫題門者則已薄矣而成已此舉亦未之思也

文二爰

考工記爰長尋有四尺注云八尺日尋爰長丈二

劉潛天挽左次魏云少日一編書中年文二爰摘用亦佳

慈湖詩

揚慈湖詩云山禽說我胸中事煙柳藏他物外機又云萬里蒼茫融妙意三盃虛白浴天真又六言云淨几橫琴曉寒梅花落在絃間我欲清吟無句轉煩門外青山句意清圓足觀其所養

楊存中逐史

殿師楊存中有所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算一日無

故怒而逐之史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存中曰
無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
中為吏居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
餘萬其子聞知告其父之奔告存中即具
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某處唯朝廷所用
不數月果以為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
妄言被黜而存中之眷日隆存中之逐吏亦兵法
之餘智也然御史可謂不密矣

淵明詠雪

淵明雪詩云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結只十字而
雪之輕虛潔白盡在是矣後來者莫能加也

不忘山林

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簑笠但居市朝軒冕持要
使山林簑笠之念不忘乃為勝耳陶淵明起鎮軍
參軍詩曰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
誰謂形迹拘似此胸襟豈為外榮所點染哉荆公
拜相之日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鐘山寺投老歸
歟寄此生只為佗兒赴高故合則留不合則拂袖

便去更無拘絆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
意在東山亦此意

不知心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々々人疑其竊皮
冠伯夷叔齊適周々使叔且往見之曰加富二等
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言
然人識見相遠奚啻九牛一毛其不知心者亦往々
類此

元載

元載敗時告獄吏乞快死獄吏曰相公今日不柰
何契皆臭乃解襪塞其口而卒余嘗有詩云臭襪
終須來塞口枉收八百斛胡椒

陸氏義門

陸象山家于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
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
或主田疇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厨爨或主賓
客公堂之田僅足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
辦蔬肉不合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

每清曉附炊之米交至堂厨焚香置曆交收飯熟
按曆給散賓至則掌賓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出
見款以五酌但隨堂飯食夜則卮酒盃羹雖久留
不厭每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致恭于祖禰祠堂聚
揖于廳婦女道萬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
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
度不可容則告于官屏之遠方晨揖擊鼓三疊子
弟一人唱云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我以生天理定
若還懶惰必飢寒莫到飢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

明聽又唱云聽々々々々々衣食生身天付定
酒肉貪多折壽人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定定
定又唱云聽々々々々々好將孝弟酬身命更
將勤儉答天心莫把妄思損真性定々々々々
早猛省食後會茶擊磬三聲子弟一人唱云九
聞聲須有省照自心察前境若方馳騫速回光悟
得味非由一項昔人五觀一時領乃梭山之詞也
近年朝廷始旌表其門閭其詞曰張公忍字睡九
世於唐朝陳氏義居專一門於江左若稽前美允

謂鮮能撫州青田陸氏代有名儒德在謚典聚其族逾三千指合而焚將二百年異時流別籍之私存學者齊家之道詢于州里說云十世可知登之簡書奚止一鄉稱善視昔為盛於今為難部使轉以上聞儀曹請為褒別事關風教須議指揮

懶婦

懶婦蟋蟀見崔豹古今注張功父詩云自笑吟秋如懶婦

梅溪二瑞

王梅溪文學行義著於鄉里執經從之者常百餘人其所居之巷有大井一夕井中如流星者千百光彩上燭又一夕山下有白虹長且山爛然如晝味幾入太學遂魁天下蓋文字之祥也唱名之日衛士亦皆歡舞謂為得人翌日有旨宮中不得以銷金為飾行其對策之言也

多景樓詩

前賢詠題如大白鳳凰臺崔顥黃鶴樓固已佳矣未若近時劉改之題京口多景樓尤為奇偉真古

今絕唱也其詞云壯觀東南二百州景於多處却
多愁江流千古英雄淚山捲諸公富貴羞北府只
今唯有酒中原在望莫登樓西風戰艦成何事只
送年之使客舟蓋言多景可喜而乃多愁何也自
古南未有能并壯者是以英雄淚洒長江抱此遺
恨然推其所由實當國者偷取富貴宴安江沱之
所致是可羞也晉人言北府酒可飲兵可用今上
下習安玩讎忘冠北府僅有酒可飲耳而干戈朽
缺鉞鈍士卒脆弱未聞有可用之兵也則中原腥

膾決無可洗滌之曰忍復登樓以望之乎末言西
風戰艦不為進取之圖而送使客之往來反為奉
幣事讎之計則益可悲矣敗之又嘗作塞下曲十
餘篇尤悲壯感慨嘗携以謁陸放翁擊節贈
詩云君居古荊州醉膽天字小尚不拜龐公况有
依劉表胸中九淵蛟龍蟠筆底六月冰電寒有時
大叫脫烏憤不怕酒盃如海寬放翁八十病欲死
相逢尚能刮眼看李廣不生楚漢間封侯萬戶宜
其難

廣右丁錢

廣右深僻之郡有所謂丁錢蓋計丁輸錢于官徃徃數歲之兒即有之有至死而不與除豁者甚為民病故南人之謠曰三歲孩兒便識丁更從陰府役幽魂讀之可為流涕范西堂為廣西憲嘗力請于朝乞罷去雖獲從請然諸郡多藉此為歲計徃徃名除而實未除也大槩近來州郡賦稅失階用度月增其無名之征未必皆官吏欲以自肥徃之多為補苴支撐之計朝廷若欲除無名之征以寬民須是究是一郡盈虛有以補助之使歲計不欠然後實惠乃可及民不然亦徒為空言而已

胡忠簡上書

胡忠簡乞斬秦檜之書既具藁矣遲疑未上以示所親厚其人畏懦力止之曰公有老母誰可為此以其藁寸裂之忠簡愈疑有書吏揚其姪者請間日編修此書外間已籍之傳誦席堂計亦知之矣今書上亦得罪不上亦得罪書上而得罪其去光華不上而得罪其去暖昧日其禍恐甚於不上也

宋簡大悟亟繕寫投進乘夜潛詣逆旅託其所親
厚以老親妻子其後詞猶以謗藁四傳為其罪
且曰倘有心於為國自合輸忠惟詭道以取名故
茲惑衆乃知天下事不可不密不可不斷此吏真
忠簡之忠臣其識見如此士大夫不如者多矣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五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六

廬陵羅大經景綸

光堯福德

宋紹興中孝宗初入宮宰執贊光堯盛德真堯舜
用心上曰堯舜之事甚不難蓋脫蹤之意先定於
此時矣厥後受禪之議定宰執彌賀且致戀軒之
意上曰朕在位久失德甚多更賴卿等掩覆大哉
言乎何其謙尊而光也不知堯禪舜時有此言否
邵康節詩曰五事歷將前代數帝堯而下固無之

豈知中興內禪之盛美。雖堯亦不能及也。謂之堯
堯信矣。其有光於堯矣。舜禹受禪之後。其所以事
堯舜者。當必盡道。然要之。君臣而非父子也。文王
受武王之養。蓋方伯耳。漢高五日一朝太公。亦非
身有天下者也。惟唐肅宗之於明皇。乃父子
帝王。然靈武即位已幾於篡。內外牽制。孝道大虧。
山谷之詩曰。事有至難天幸耳。上皇跼蹐還京師。
內間張后色可否。外間李父頤指揮。南內淒涼幾
荀詒。高將軍去事尤危。潘邠老之詩曰。天下寧知

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神器倉忙吾敢惜。兒不
終孝聽五郎。父子幾何不豺虎。君臣寧能責胡虜。
南內淒涼誰得知。人家稱節作端午。至今讀著為
之淒楚。惟我尤堯為天下得人。而孝宗以舜禹之
資躬曾困之行。綠衣焜煌。參待遊遨於湖山之間。
賦詩飲酒。承顏適志。以天下養者二十四年。此開
闢以來所未有也。楊誠齋慶壽口號曰。長樂宮前
望翠華。玉皇來賀太皇家。去天白日仍飛雪。錯認
東風轉柳花。春色何須羯鼓催。君王元日領春回。

牡丹芍藥薔薇菊都向千官帽上開雙金獅子四
金龍噴出香雲繞殿中太上垂衣今上拜百王曾
有箇家風帝捧瑤觴王座前綵衣三世祝堯年天
皇八十一萬歲休說莊椿兩八千天父晨興未出
房君王忍冷立風前忽然鳴蹕珠簾捲萬歲傳聲
震八荒花外班行霧外天何綠子細望龍顏小窺
玉色真難老底用臞仙九轉丹甘露祥風天上來
今回恩數賽前回都將四海歡聲沸釀作慈皇萬
壽盃堯舜同時已甚都祖孫四世古今無誰將寫

日暮天手畫作皇王盛事圖光堯晚歲尤康強孝
宗嘗謂周益公曰太上極善將攝終日端坐不倦
全不飲酒晡時即入寢閣五更便起多服疎利藥
服牽牛圓至四五十粒其異稟如此他人如何及
聖壽登八十一云

文章性理

凡作文章須要胸中有萬卷書為之根柢自然雄
渾有筋骨精明有氣魄深醇有意味可以追古
者若作詩只就詩中探擷作四六只就四六中闡

漢作古文只就史漢韓柳中取其奇字硬語橫擬而為之如此豈能如霓裳一曲高掩前古哉王荆公謂今之作文者如拾奇花之英掬而玩之雖芳馨可愛而根柢茂如矣雖然豈獨之哉近時講性理者亦幾於舍六經而觀語錄甚者將程朱語錄而編之若策括策套此其於吾身心不知果何益乎魏鶴山荅友人書云須從諸經字字看過思所以自得不可只從前賢言語上作工夫又云要作窮理格物工夫須將三代以前規模在胸次若只

在漢晉諸儒腳迹下盤旋終不濟事又云向來多看先儒解說近思之不如一一自聖經看來蓋不到地頭親自涉歷一番終是見得不真又非一一精躰實踐則徒為談辨文采之資耳來書乃謂只須祖述朱文公諸書文公諸書讀之矣政緣不欲於賣花檐上看桃李須樹頭枝底方見活精神也鶴山此論學者不可不佩服余嘗輯心學經傳十卷序發之辭有曰學者不求之周程張朱固不可徒求之周程張朱而不本之六經是舍綱而宗

見也不求之六經固不可徒求之六經而不反之
吾心是買積而垂珠也

花卿歌

杜陵花卿歌末云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
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此詩全篇形容其勇銳有
餘而忠義不足故雖可以守京都而天子終不敢
信用之語意涵蓄不迫切使人咀嚼而自得之可
以亞國風矣或曰末句乃恨天子不用之詞非也

杜陳詩

范二真外吳十侍御訪杜少陵於草堂少陵偶出
不及見謝以詩云暫往北隣去空聞二妙歸幽棲
誠簡略衰白已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
文或不愧重肯疑柴扉陳後山在京師張文潛鼎
無咎為館職聯騎過之後山偶出蕭寺二君題壁
而去石山亦謝以詩云白社雙林去高軒二妙來
排門衝鳥雀揮壁帶塵埃不憚外堂費深秋載酒
回功名付公等歸路在蓬萊杜陳一時之事相類
二詩醞藉風流亦未易可優劣

騎牛詩

姚鏞為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
為人踈雋喜作詩自號雪蓬嘗令畫士肖其像騎
牛於礪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
牛無笠又無簑斷壠橫岡到處過暖日暄風不常
有前村雨暗却如何蓋規切之也若無何忤帥臣
以貪劾之時端平更化之初施行特重貶衡陽人
皆服東野之先見

得窮鬼力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
齊餓死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楊子雲作法書
蜀之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子雲不可李
仲元鄭子真不持錢子雲書之至今與日月爭光
余觀韓退之送窮文歷述窮鬼之害至末乃云吾
立子名百世不磨是到底却得窮鬼力夷齊李鄭
亦所謂得窮鬼力者也

方寸地

俗語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指心而言也三

字雖不見於經傳却亦甚雅余嘗作方寸地說其辭云或問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曰偉哉問世之人固有無立雖地者亦有跨都葉邑者有無會富相絕也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斂之其細無倫充之包八荒備萬物無界限無方体甚矣其地之靈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之力不人之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之而不知其法者治此地猶不治此地是故孔子孟軻治地之農師圃師也六經

語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良知良能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端嘉種之誕降者也博文約禮仰觀俯察求輔仁切德之功資直諫多聞之益培糞灌溉法也時之習日之新暗室屋漏守之密視聽言動察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忿必懲欲必窒情必警輕必矯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不親交雍耘勸法也優游而饜飲之固守而靜俟之不躡等不飲陵節不求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握苗郭橐駝之善植樹也誠如是則信善而木化篤實而輝光通

爾雅卷六

神明贊_レ育_レ乃實_二穎實粟之時_一參天溜雨之日也
治地至此始可言若治地矣道家有寸田尺宅之
說養生引年者取之里諺有留方寸地與子孫耕
之說種德食報者取之其言未為無理要皆墮於
一偏若從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福
清明之志氣如神厚德之流光寢遠道家里諺之
說在其中矣雖然是地也嘉種固所素有惡種亦
易以生嘉種每難於封殖惡種常至於蔓延其或
認穢棘為美擯認稊稗為良苗則天之沃之惡種

曰見其猥大而嘉種微矣嗚呼噫嘻可懼也哉然
則如之何曰在早辨

繪事

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
不能繪其聲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
其情然則言語文字固不足以盡道也

除目損道心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余謂人患道心
不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得損哉彼慕膾擊

餌之念洗滌未淨。往之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履泉石。而意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若龍檻柵檻。宜其看除目。而心爲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道心哉。伊川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矣。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公云。良其肯是止於止。行其庭是止於動。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己。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久無已。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止而至於如此。其誰能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計害之。或誘以淫

聲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懼以奇形異物。或颺以刀鋸炮烙。僧皆不爲之動。久之乃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聞不見。無盡。此即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者也。心安如是。又豈除目所能損哉。

縷葱絲

有士夫於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蔡大帥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包子厨中人。何爲不能作包子。對曰。妾乃包子厨中

縷葱絲者也。曾無疑。乃周益公門下士有委之作誌銘者。無疑。援此事以辭曰。某於益公之門。乃包子廚中。縷葱絲者也。焉能作包子哉。

士修於家

全列士人滕處厚貽書魏鶴山云。漢人謂士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夫能壞於天子之庭者。必其未嘗修之於家者也。可謂至論。然余觀柳子厚河間傳。非不修於家也。及竊視持已者。甚美。左右為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咈然。則雖欲不壞於天

子之庭。得乎。要之不壞於天子之庭。乃特立獨行者也。若夫中人。雖然於家。其不壞於天子之庭者鮮矣。

用兵吉兆

馬燧討李懷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此何村也。曰名埋懷村。燧大喜。曰。吾誅懷光必矣。澶淵之役。亦以宋捷為吉兆。岳飛誅楊公時。公據洞庭。出沒不可測。偶獲一諜者。問其巢穴。對曰。險阻安可入。惟飛乃能入耳。飛大笑曰。天遣汝為此言。吾必破其巢。

穴三軍大喜迄平之蓋用兵行師倘得吉兆亦足以壯三軍之氣重耳出奔乞食于野人々々與之塊此本相戲而子犯乃曰天賜也却說從吉兆上去蓋以堅從亡者之心如孤鳴魚書之類至詐為吉兆以動衆若老嫗赤帝之稱芒碭雲氣之瑞昭灼如此安得使豪傑之不景從乎

詩不拘韻

揚誠齋云今之禮部韻乃是限制士子程文不許出韻因難以見其工耳至於吟詩情性當以國風

離騷為法又吳禮部韻之拘哉魏鶴山亦云除科舉之外閑賦之詩不必下之以韻為較况今所較者持禮部韻耳此只是魏晉以來之韻隋唐以來之法若據古音則今麻馬等韻元無之歌字韻與之字韻通豪字韻與蕭字韻通言之及此方是經雅

尤揚雅詭

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與揚誠齋為金石交淳熙中誠齋為秘書監延之為太常卿又同為青宮寮

宋無日不相從二公皆善詭延之嘗曰有一經句
請秘監對曰揚公為我哉壽龜曰尤物移衆皆
歎其敏確誠齋戲呼延之為蝥蟥延之戲呼誠齋
為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為
人所食乎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
腸可食人蓋蝥蟥無腸也一坐大笑厥後閑居書
問往來延之則曰羔兒無恙誠齋則曰彭越安佳
誠齋寄詩曰文戈却日玉無價寶氣蟠胸全欲流
亦以蝥蟥戲之也延之先卒誠齋祭文云齋歌楚
些萬象為挫瓊偉詭譎我倡公和放浪諧詭尚友

方朔巧發捷出公嘲我醉

韓平原

宋寧宗既受禪韓平原所望不過節鉞知閣劉弼
嘗從容告趙忠定曰此事任曹不能無功亦須分
些官職與他忠定不荅由是漸有邪謀迄逐衆君
子余友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々說著令
人暗斷塊好聽常時劉弼語分些官職乞平原余亦
作一篇云齋壇一鉞底頭慳坐見諸賢散似煙不
不使慶元為慶曆也由人事也由天

恭大夫

司馬溫公王荆公曾南豐最推尊揚雄以為不在
孟軻下至朱文公作通鑑綱目乃始正其附王莽
之罪書莽大夫楊雄卒莽之行如狗彘三尺童子
知惡之雄肯附之乎劇秦美勃不過言孫以免禍
耳然既受其爵祿則是甘為之臣僕矣獨得辭莽
大夫之名乎文公此筆與春秋爭光麟當再出也
劉潛夫詩云執戟浮沉計未踈無端著論羨新都
區之所得能多少枉被人書莽大夫余謂名義所

在豈當計所得之多少若以所得之少枉被惡名
為恨則三公之位萬鐘之祿所得倘多可以甘受
惡名而為之乎此詩頗礙義理余不可以不辨

李杜

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為歌詩不
過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耳社稷蒼生曾不
繫其心齋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愛民豈可同年語
哉唐人每以李杜並稱韓退之識見高邁亦惟曰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無所優劣也至宋朝諸

公始知推尊少陵東坡云古今詩人多矣而惟以
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飢寒流落而一飯未嘗忘
君也歟又曰北征詩識君臣大躰忠義之氣與秋
色爭高可貴也朱文公云李由見永王璘反便從
史之詩人沒頭腦至於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許
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瑄以正

交情世態

漢霍公為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
一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

相樂聖且嚙血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蓋炎而
附寒而棄從古然矣濯夫不負寶嬰於擯奔之時
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
后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以響千載之齒頰也
劉元城之事司馬公當其在朝書問削迹及其閑
居亟問無虛月此又高矣至於巢谷年逾七十從
步萬里訪二獯於瘴海之上死而不悔節士也

山居上梁文

孫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蟾駕月上千崖紫翠之

問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結之衲
捫虱自如拄九節之筇送鴻而去奇語也

聽讒詩

世傳聽讒詩云讒言謹莫聽之禍殃結君聽臣
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
聽之疏骨肉聽之絕掌之八尺軀莫聽三寸舌之
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不知何人作詞意明切類
白樂天

畫馬

唐明皇令韓幹觀御府所藏馬幹曰不必觀也陸
下廐馬萬匹皆臣之師李伯時工畫馬為曹輔大
僕鄉大僕解舍國馬皆在焉伯時每過之必終日
縱觀至不暇與客語大槩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
胸中若能積精儲神賞其神後久久則胸中有全
馬矣信意落筆自然超妙所謂用意不分乃疑於
神者也山谷詩云李侯畫骨亦畫肉筆下馬生如
破竹生字下得最妙蓋胸中有全馬故由筆端而
生初非想像模畫也東坡文與可竹記云竹之始

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蝸腹蛇跗以至於
劔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之而為之
棄之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
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
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坡公
喜於畫竹者也故其論精確如此曾雲巢無疑工
畫草蟲年邁逾精余嘗問其有所傳乎無疑笑曰
既豈有法可傳哉某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
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之間觀
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為草
蟲耶草蟲之為我也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緘蓋無
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風水

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書所謂達
觀于新邑營卜瀍澗之東西詩所謂外庶望楚降
觀于桑度其濕原觀其流泉蓋自三代時已然矣
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
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

虧疏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煙之聚此誠不可不信
不可不擇也乃若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
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
重親之遺躰使其他日不為城邑道路溝渠耳借
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回舍草木茂盛使親之
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
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不通夫銅山西崩靈鎮
東應木生於山粟芽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
骨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化為朽壤蕩之游塵

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
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貧求吉地未能愜意至十數
年不葬其親者有既葬以為不吉一掘未已至掘
三掘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
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
為仇讎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為之也且人之主
也貧富貴賤天壽賢愚稟性賦分各自有定謂之
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
之說上帝之命反制於一杯之土矣揚誠齋素不

微

信風水之說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
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
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
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已惑乎今之術者言墳
墓若有席帽山則子孫必為侍從官蓋以待從重
戴故也然唐時席帽山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
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
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
宙則有此山何賤於唐而貴於今耶近時京丞相

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
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

南軒辨梅溪語

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至東華門孝宗因論人才問
王十朋如何對曰天下莫不以爲正人上曰當時
出去有少說話待與卿說十朋向來與史浩書稱
古則伊周今則閣下是何說話對曰十朋豈非謂
浩當伊周之任而責之乎上曰更有二事見其
有未純處對曰十朋天下公論歸之更望陛下照

察主張臣父以爲陛下左右豈可無剛明腹心之
臣庶幾不至孤立上曰剛患不中奈何對曰人貴
夫剛之貴夫中剛或不中猶勝於柔懦上默然蓋
史直翁與張魏公議論不同梅溪則是張而非史
者也故上因直翁之說而有是言上又嘗曰難得
伏節死義之臣南軒對曰陛下欲得伏節死義之
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亦指梅溪而言也

道不遠人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諸遠有見悟

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屨踏遍隴頭雲歸來
笑撚梅花嗅春在披頭已十分亦脫灑可喜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六

皇朝文獻通考

卷之...

